

當賽德克巴萊遇見布袋戲—兩種臺灣十大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科博館 交會，擦出了什麼火花？

文·圖／陳叔倬

摘要

「一百年前的臺灣中部山區，有一個英勇的原住民族，叫賽德克族。他們在群山峻嶺間過著狩獵採集的生活，信仰祖靈，持續了數千年，直到他們遇到了異族日本人。日本人佔領他們的傳統領域，改變他們的文化，逼迫他們做苦力，讓他們苦不堪言。1930年10月27日，他們群起反抗，尋回族群的尊嚴！且讓我們細細觀賞，賽德克巴萊布袋戲劇的演出……」爲了彌補12歲以下孩童因電影分級限制無法觀賞賽德克巴萊電影的缺憾，科博館推出「賽德克巴萊布袋戲劇」，藉由簡單但深具內涵的對白與故事情節，以及生動活潑的布偶肢體操作，除了成功向兒童群眾介紹賽德克族文化與霧社事件歷史之外，更讓現代的兒童接近布袋戲劇的傳藝之美。賽德克族始祖神話傳說、傳唱歌謠及布袋戲文化共列文建會頒訂國內非物質文化遺產十大潛力點，在賽德克巴萊布袋戲的精心安排下，獲得了完美的結合。

關鍵詞：賽德克族、賽德克巴萊、布袋戲、非物質文化遺產

爲了彌補 12 歲以下孩童因電影分級限制無法觀賞賽德克巴萊電影的缺憾，科博館推出「賽德克巴萊布袋戲劇」，藉由簡單但深具內涵的對白與故事情節、以及生動活潑的布偶肢體操作，讓孩童能夠輕鬆的接觸賽德克巴萊故事。賽德克巴萊布袋戲自去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20 日止共演出 31 場，每場人數超過 200 人，叫好又叫座，除了成功向兒童群眾介紹賽德克族文化與霧社事件歷史之外，更讓現代的孩童接近布袋戲劇的傳藝之美。

兩種臺灣十大非物質文化遺產在賽德克巴萊布袋戲中交會，擦出了什麼火花？魏德聖堅持賽德克巴萊電影使用族語發音，介紹出賽德克族的Gaya文化，包括祖先的遺訓、族人共同恪守的律法、社會規範與道德標準、風俗習慣、共祭、共獵、共勞、共牲、共食、共守禁忌、共服罪罰的團體等精神；畫面中則清楚呈現鳥占、馘首、住屋、文面、口簧琴、舞蹈、織布等文化元素，著實是賽德克文化的精彩再現。在各原住民族於文化傳承困境中積極努力奮進時，賽德克巴萊電影確實帶動了全體國人對原住民文化的理解與支持。其中電影片段介紹觀眾領會了賽德克族的始祖神話傳說以及傳唱歌謠—這正是文建會世界遺產推動委員會 2010 年頒訂國內非物質文化遺產十大潛力點的重要項目之一。

可惜的是，12 歲以下兒童無法進戲院觀賞賽德克巴萊電影。電影是一種呈現賽德克文化的藝術方式，必須找另一種藝術方式加以替代。三、四、五年級生是否還記得小時候，趁著廟會慶典買了一片木薯餅，窩在戲臺旁追看布袋戲的童年時光？用布袋戲來演出賽德克巴萊故事，對兒童而言是不二的選擇。布袋戲又稱作布袋木偶戲、手操傀儡戲、手袋傀儡戲、掌中戲、小籠、指花戲等，是一種起源於 17 世紀中國福建泉州，主要在福建泉州、漳州、廣東潮州與臺灣等地流傳的一種用布偶來表演的地方戲劇。臺灣逐漸成爲華人布袋戲最蓬勃的區域，最初與宗教信仰、生命禮俗有關，日治時期開始逐漸轉變成重要的娛樂觀賞活動，然而卻在布袋戲本身越來越走向金光化，以及更多樣化的娛樂選擇出現後，承載著優良戲偶與戲臺製作、演出、音樂演奏傳統的布袋戲逐漸式微，又走向小眾酬神戲的淒涼景況。國家同時驚覺傳統布袋戲對臺灣漢人傳統文化的重要性，亦將布袋戲列名於非物質文化遺產十大潛力點中。爲發揚重要文化遺產的賽德克族文化，用另一個重要文化遺產—布袋戲文化來進行，深具意義。

但兩種文化源自於截然不同的體系—漢人文化與原住民文化，要如何互相結合？傳統布袋戲與金光布袋戲的差別，在於舞臺工藝、戲偶工藝、演出技術、口白情節，以及後場音樂。舞臺工藝呈現漢人建築雕樑畫棟的亭臺樓閣之美；戲偶工藝則將漢人傳統服飾的精緻刺繡等織造技術等比例縮小重現；口白則以閩南古語著成韻文爲其精彩之處；後場音樂更強調聲歷其境凝聚故事張力。而以上的表現內容，都是在漢人傳統文化脈絡下經歷史演變所形成。相較之下，過去賽德克/原住民文化並沒有發展出類似可對應的藝術表演形式，要如何以漢人文化爲基

礎的布袋戲來表現原住民文化，著實非常困難。經查過去臺灣並沒有專業演出原住民故事的劇碼，可想而知相對應的舞臺、戲偶、劇本、音樂等皆無可參照，必須重頭製作。

結合兩種各自有深厚文化底蘊的文藝項目，進行過程中必須密切關照兩文化的精髓，才不至於變為四不像。為了尊崇傳統布袋戲藝術，科博館與陳錫煌傳統掌中戲團接觸，進行密切合作（圖 1）。陳錫煌老師是布袋戲名師李天祿的長子，1931 年出生，從小在父親身邊見習，年輕時南北助演更學到各門各派的技巧，即使今日已經 81 高齡，傳統布偶的操偶技巧純熟度，無人能及。2009 年獲文建會指定為傳統「布袋戲」保存者，是布袋戲類第一人，地位猶如日本的「人間國寶」。2011 年獲得文建會加碼指定為傳統「古典布袋戲偶道具製作技術」保存者，一人兼兩國寶，更是臺灣第一人。



圖 1. 陳錫煌老師亦來館內示範傳統布袋戲操偶技藝

因賽德克族身處的環境為高山峻嶺，布景不可能出現亭臺樓閣，因此科博館獲得電影美術設計邱若龍授權使用多幅美術設計稿製作布景，顯現霧社事件發生過程中傳統獵場、賽德克部落、日本式街道、日本小學操場，甚至祖靈橋的情境，於演出時隨劇情更換，讓觀眾能夠身歷其境。布景上打上數萬個一毫米小孔，讓操偶師傅能從布景後看到戲偶的動作以及觀眾的反應，則是布袋戲布景製作的新嘗試。過去布袋戲界也沒有專門製作過原住民戲偶，因此委請陳錫煌師傅的弟子根據真實賽德克族人的身體特徵與衣飾藝術，製作莫那魯道、達多莫那、巴岡瓦歷斯、馬紅莫那等戲偶，以及生活配件如獵刀、山豬、織布機等。日本戲偶方面也是根據史實製作日警、平民數人，以及飛機、大砲、軍刀、槍砲等器物，真實呈現當時的族群關係與歷史氛圍（圖 2）。



圖 2. 為「賽德克巴萊」布袋戲特別製作的戲偶與布景。

原住民故事非傳統布袋戲界所擅長，因此賽德克巴萊布袋戲劇本是由科博館策展團隊自行編寫。以國語配音讓兒童更容易親近，但為讓兒童能認識賽德克文化，則在配樂以及歌曲部分選擇賽德克傳統音樂與曲調。經過多方的文獻搜查，找尋正確的賽德克傳統音樂後製作成後場配樂，並以賽德克傳統曲調搭配文化以及歷史編寫歌曲，如「我是賽德克人」、「仇恨消失」等。唯有武打場面為了吸引兒童注意，仍維持傳統布袋戲節奏緊湊的武場音樂呈現。

演出則是另一個門檻。過去每一個孩童都有各自把玩布偶的經驗，但並非每一個人都能夠上戲棚正式演出。為此我們同樣委請陳錫煌師傅的弟子陳冠霖、郭建甫、倪紳發、薛湧等來科博館助陣。這些布袋藝生都有多年操偶演出經驗，清楚掌握戲偶複雜的出入場順序、精緻動作呈現、多樣武打套路進行，甚至特效（如祖靈鳥飛越）。也唯有他們專業的操偶，此布袋戲劇才能精彩呈現。

「一百年前的臺灣中部山區，有一個英勇的原住民族，叫賽德克族。他們在群山峻嶺間過著狩獵採集的生活，信仰祖靈，持續了數千年，直到他們遇到了異族日本人。日本人佔領他們的傳統領域，改變他們的文化，逼迫他們作苦力，讓他們苦不堪言。1930年10月27日，他們群起反抗，尋回族群的尊嚴！且讓我們細細觀賞，賽德克巴萊布袋戲劇的演出……」開演了！至今已經成功演出31場，吸引觀眾近萬人（圖3）。這個結合兩種文化的新嘗試，確實獲得極大的迴響。從演出後後臺擠滿小朋友等著第一次接觸布袋戲偶（圖4、5）的盛況來看，這一個活動成功的介紹布袋戲文化給下一代，彌補布袋戲觀眾群的斷層，將布袋戲文化向下紮根。推廣賽德克文化部分也獲得功效，許多小朋友清楚表示可以理解鳥占或文面的意義。許多賽德克族人亦表示感動，希望科博館能夠協助將此戲劇於賽德克族的中小學演出。邱若龍甚至表示：「看電影我有感動但沒掉淚，但看布袋戲最後馬紅莫那到了祖靈地與莫那魯道相會，我居然想掉淚」。

兩種脈絡殊異，卻都逐漸凋零的臺灣重要文化，竟能夠藉著互相支援激起全新的火花。在2012年寒假時，將再度在科博館推出「賽德克巴萊」布袋戲的演出，以饗觀眾。



圖 3. 「賽德克巴萊」布袋戲演出時盛況。



圖 4. 散場後的兒童體驗時間，許多小朋友都是第一次接觸布袋戲偶。



圖 5. 看！我手上拿的是馬紅莫那。